

A/PV 1091

第一〇九一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八日星期四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二十七

安哥拉之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一. Mr. AHMED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一九六一年內，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同時據有安哥拉情況惡化的問題。一九六一年一月間，數千名契約勞工在馬朗吉植棉區曾企圖抗議被迫接受的工作條件，但被轟炸至屈服為止。二月四日在羅安達市有三百名武裝人民企圖反叛不遂，結果為當局擊碎，死亡人數據官方承認有十六人。三月十五日在北方發生大規模的安哥拉人民反抗葡萄牙統治的事件。

二. 目前，外界亦獲悉葡萄牙極端的壓迫措施，濫炸並焚燒市鎮的行爲，而安哥拉人民向兩個獨立剛果共和國逃生的人數估計有二〇〇,〇〇〇名。

三. 賴比瑞亞於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初次促請安全理事會〔第九三四次會議〕注意安哥拉發生的暴行。當安全理事會於三月開會討論此項抗議時，關於要求指派一調查小組委員會的錫蘭、賴比瑞亞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聯合決議草案¹獲得五理事國的可決票。但大會於四月通過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這次是經絕大多數票通過的，其結果為七十三對二，棄權者九。該決議案先鑒悉當地騷亂情況之延續可能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維持，然後促請葡萄牙考慮於安哥拉採取若干措施及改革以便履行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該決議案又設置了安哥拉情勢五人小組委員會。委員會現已將其調查結果向大會提出報告。

四. 其間，安理會於一九六一年六月通過決議案，²重申上述一項大會決議案，並提起安哥拉已被宣佈為憲章第十一章及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定義範圍內的非自治領土，理事會又促請葡萄牙停止壓迫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文件 S/4769。

²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

性措施，並將一切利便供給小組委員會，使能執行任務，並向理事會及大會提出報告。

五. 小組委員會調查事實的工作是完全必要與有理由的，雖然葡萄牙以前曾辯稱羅安達所發生的秩序擾亂事前並無不穩、動亂及任何示威情事，且一切已恢復正常。葡萄牙又謂該次騷亂只涉及少數流氓及受雇的歹徒，不足代表羅安達居民，且有若干非安哥拉人教唆暴動——指共黨組織——又謂武器是從國外偷運入境，專替國際顛覆勢力服務等等〔見 A/4978，第八十段〕。

六. 星期一，葡萄牙代表告訴大會〔第一〇八八次會議〕謂葡方被殺斃者不下三,〇〇〇人，而民族革命黨方面傷亡一,〇〇〇餘人。

七. 所有這些指控及發生的嚴重事故自然應當調查。不幸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指出“由於葡萄牙不願同意小組委員會訪問安哥拉……因此委員會無從對情勢就地調查”〔A/4978，第五十七段〕。小組委員會因此只得訪問鄰國，聽取安哥拉難民及民族革命份子的陳述，其報告則“完全根據從該領土以外所能獲得的情報及向其提出的文件”〔同上〕。

八. 報告書說“由於葡萄牙政府不合作的結果，小組委員會對向其提供的有關安哥拉的情報無從直接證實”〔同上〕。我們對此與小組委員會同樣感覺遺憾。

九. 然而縱然沒有葡萄牙的合作，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A/4978〕仍可說是聯合國最大的努力，也是以最大的誠意求第一手的事實調查，因此足為建設性和徹底的討論提供鞏固的基礎。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業經五位委員——玻利維亞、達荷美、馬來亞、芬蘭及蘇丹代表——的一致通過。我們感謝那些接受參加委員會工作這一項繁重任務的會員國。小組委員會的誠摯及公正的態度搜集資料的巨大努力，乃至聽取及評估許多安哥拉人的請願與抗議，都使我們有深刻的印象。雖然它被拒絕不准進入安哥拉，但它的報告書是大會可以得到的最確切及最可靠的資料，使我們的討論可更有意義。

一〇. 葡萄牙代表星期一對這個問題徹底發表意見後，就決定以後不再參加討論。這也是可憾的事情。

葡萄牙稱我們這個大會是“自由的大會”，他的出席與合作本來可幫助我們早一些走上和平解決之路。

一一．我們仍希望葡萄牙傳統的智慧及對真正利益的認識終會勝利，且葡萄牙將尊重其在憲章下所負的義務。

一二．我們的代表團曾極仔細聽葡萄牙代表星期一發表的演說，並予以一切應得的考慮。葡萄牙代表指此次辯論是非法的；他認為這是瓦解葡萄牙的“詭計”。他問我們何故只關心安哥拉，而不關心柏林、寮國或越南。

一三．我們要向葡萄牙代表保證，我們對安哥拉人民自決權的政治支持，乃至關心於安哥拉人民的厄運的許多其他國家所給予的支持，完全是合法正當，甚至是憲章所責成的。憲章弁言的第二段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以及男女平等權利……”。

一四．憲章第一條第二項，重申聯合國宗旨之一是發展“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如有這許多亞非國家促請本組織注意安哥拉人民的厄運，這不能說是對葡萄牙人民有什麼詭計或不合法的行動。這是履行聯合國的一項基本原則，即為經本組織認為在種族及地理上與葡萄牙分離的一個民族重申自決權利。

一五．我們對柏林、寮國或越南也是同樣關心。但各該地的情勢是與獨立國家有關的。他們認為有需要時，自可隨時將爭端向聯合國提出。憲章並未特別規定討論柏林、寮國或越南的義務，但對民族自決確有特別的規定。

一六．若問是否要瓦解葡萄牙帝國？是的，這是我們的希望——以和平及有秩序的方法並依照聯合國的決議案去實行。但我們絕對無意想毀滅葡萄牙本身。

一七．這個時代已不是帝國的時代了。聯合國已憑絕大多數通過了關於消滅殖民主義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並憑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確定安哥拉從地理與種族的觀點說都不是葡萄牙的一部分。

一八．葡萄牙未經安哥拉人民表示意見即於一九五一年片面的宣布安哥拉為葡萄牙的海外行省。按小組委員會的調查結論，安哥拉人民在殖民地憲法下的地位，在修正憲法之下並未改變。安哥拉的多數人民是非洲人，與葡萄牙母國的人民的權利並不平等，因此不能說他們業已經實行“充分自治”所謂憲章第二條第七項適用於安哥拉之說因此成了法律神話。我們的

代表團不能接受阿爾及利亞是法國一個行省的神話。同樣地，本代表團不能接受安哥拉是葡萄牙一個行省的神話。法國本身業已放棄了關於阿爾及利亞的神話。現在要輪到葡萄牙面對現實了。

一九．就印度尼西亞、捷克斯拉夫、西班牙及南非等案而論，安全理事會業已證明各該地的情勢如任其繼續發展足以危及世界的和平及安全，則此等問題就不再為“內政問題”。

二〇．當葡萄牙於一九五五年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時，它同意尊重憲章。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一(十五)及一五四二(十五)，安哥拉經認為是非自治領土之一，而聯合國在憲章第七十三條之下對它負有特別責任。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一五四一(十五)、一五四二(十五)及一六〇三(十五)業已規定聯合國對安哥拉的直接責任。對任何影響人權及自決權的相同情形，若其繼續妨礙世界和平及合作的促進，聯合國也有直接責任。

二一．與葡萄牙代表的說法相反，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有如下的一段：

“……小組委員會所得的情報無疑說明安哥拉的騷亂及衝突主要的起因是本土居民對該領土行政確有怨情，包括對經濟情形的不滿，非洲民族主義的影響，政治黨派紛起要求申雪積怨及行使民族自決權，及當局對這些黨派的嚴厲壓抑”〔同上，第四三六段〕。

二二．遠至一九五二年就有安哥拉人民五〇〇名的團體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抗議葡萄牙當局虐待本土居民並請聯合國採取行動結束葡萄牙在安哥拉的統治。小組委員會的調查結果證實了這個由來已久的控訴。它的報告書，證實了許多發言人在大會及安全理事會討論時發表的聲明。

二三．小組委員會據悉，馬朗吉的葡萄牙區行政長官向當局報告說，安哥拉人民的怨情有些是確有根據的。因此他建議改革。該長官其後被調走了。葡萄牙對安哥拉人抗議與示威的答覆是嚴厲的報復、轟炸及搜索行動。由於葡萄牙不顧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的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及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的安全理事會決議案，該地情勢繼續惡化。

二四．小組委員會亦發現絕大多數的本土居民從無機會參加管理該領土的事務。據該報告書說，許多安哥拉人民有一種感覺好像在本國被人當作外國人看

待。小組委員會聽到關於任意逮捕，長期監禁而不提交審判，體刑甚至犯人失蹤等控訴。

二五．本土居民業已感覺他們是經濟剝削下的犧牲者。小組委員會說居民特別不滿徵稅制度及強制執行的植棉辦法，使他們和奴工比較起來好不了多少。小組委員會亦曾敘述葡萄牙的殖民如何沒收非洲農民的土地將之佔為已有的情形。小組委員會又報告接到關於使用暴力為葡萄牙人的種植場強徵契約勞工及虐待安哥拉勞工的控訴。

二六．在政治方面，小組委員會發現當地居民要求自治、自決及獨立，被葡萄牙認為是顛覆政府的行為，因而加以嚴厲的壓制。既然政治活動及發揚安哥拉民族主義的機會全被禁止，既然沒有可能與當局舉行任何討論或談判，因為當局否認殖民地問題的存在及民族自決權的有效，既然和平的政治表示受嚴厲禁止，因此凡是贊成自治及自決的所有政治運動遂均被迫暗中進行或流亡國外，而其中一部活動終於採取“直接行動”的方式，以此為爭取獨立的唯一方法。

二七．從事鬭爭者雖然有人可能曾越過國際邊界，小組委員會卻並未獲得任何具體證據證明非安哥拉人曾參預其事，或鄰國政府曾幫助軍事行動或在任何方面破壞國際法或對憲章的義務。反之，小組委員會發現安哥拉民族主義組織雖然被迫逃至國外活動，現在的情勢卻並非如葡萄牙所指是外國干涉造成的結果。

二八．安哥拉的反叛非但決不是起源於外國干涉或國際顛覆份子的教唆——這是葡萄牙叫我們相信的話——反而適足證明安哥拉的殖民統治的破產。所謂同化政策的失敗是不言自明的。這種政策實行了五百年後，全部居民五百萬人中，混血或本土居民取得“同化”資格而與歐洲葡萄牙公民享受平等地位者不過七〇,〇〇〇人。小組委員會發現葡萄牙政策所揭目標與其在該領土實際施行之間有一個鴻溝。事實上，安哥拉人民的社會地位有各種區別。據小組委員會的報告，目前有五類人：第一是葡萄牙出生的葡萄牙人；第二是在安哥拉出生的葡萄牙人；第三是混血人；第四是非洲的“同化”人；第五是佔多數的安哥拉人。

二九．據小組委員會報告，安哥拉的政治騷亂是由於人權被否定、濫用權力、高壓手段、經濟剝削、衛生服務不夠需求、教育設備的欠缺、乃至經濟及社會發展的不足。據小組委員會報告，葡萄牙當局雖壓制民族願望，安哥拉情勢主要是本土居民對葡萄牙暴政確有

怨情，包括對經濟情況的不滿、民族主義的影響及要求行使自決權各政黨的興起。

三〇．小組委員會的調查結論——根據其報告書關於安哥拉情勢在國際上引起關切的第四章——證實了大會各項決議案及大會以往討論中所說的話。關於騷動的原因，葡萄牙的壓迫措施，安哥拉的軍事衝突的爆發，將近有一五〇,〇〇〇難民從安哥拉逃亡，乃至在該地造成真正的戰爭空氣等等都有報導莫不引起全世界的憂慮。這種情勢的繼續或被認為可能引起國際反響，特別會危害葡萄牙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很多國家業已表示嚴重的憂慮。

三一．一九六一年九月貝爾格來德不結盟國家元首或政府首長會議的與會者於九月六日發表聲明內有如下一段：

“與會各國以極深的關懷促請注意安哥拉內部情勢的發展及葡萄牙殖民地當局對葡萄牙人民所採取的無可忍受的壓迫措施，並求立即停止安哥拉人民的繼續流血，且所有愛好和平國家，特別是聯合國會員國，均應協助安哥拉人民立即建立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³

三二．葡萄牙對安哥拉獨立鬭士正當願望所採取的壓迫手段不僅違背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建議及決定，且按小組委員會的意見，也不能解決安哥拉的基本問題，不能促成和平與安定。小組委員會發現安哥拉的叛黨決心繼續游擊戰以此為爭取承認其權利與志願的手段。

三三．小組委員會重申聯合國的多數意見認為解決目前困難的方法主要須從安哥拉內部去尋求，即葡萄牙遵照其在聯合國憲章下所負義務及大會與安全理事會的有關建議和決定，根本改變其政策。

三四．聯合國有些會員國對小組委員會促請葡萄牙與聯合國合作所得的有限度的反應，可能已認為滿意。葡萄牙最近在安哥拉實行的所謂改革，即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頒佈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廢止一九五四年的組織法，因此亦有一些會員國對此可能覺欣慰。此項法令通過後，本土居民與其他居民在政治權利方面的法律區別據說是取消了。但小組委員會感覺，安哥拉人在有資格行使其政治權以前，尚有在教育、財政及社會方面的法律障礙，至今未因最近的所謂改革而受影響。

³ “一九六一年貝爾格來德會議”，登載於“國際問題評論”（貝爾格來德），第五號，第二十一頁。

三五. 小組委員會把當地情勢歸納如下：

“總而言之，最近的改革，如葡萄牙的官員所指出，主要似以消除國外的誤會及使程序合理化爲目的。至於爲了改善該領土的情況，其目前的效果……似甚有限。”〔A/4978，第四六七段。〕

三六. 小組委員會認爲這些措施：

“……似表示葡萄牙政府已稍稍認識有調整其政策以便適應現實情況及世界輿論的必要”〔同上，第四五一段。〕

本代表團認爲這個事實似乎表示事情尚不無希望。

三七. 這種關於有必要調整政策以適應實際情況的認識——只要充分及早運用以往已挽救過不少母國。這種認識曾經是許多妥協及許多情勢的出發點，結果訂立了一種暫訂條約，滿足了前殖民地與殖民地人民的合法利益，並取得雙方的同意。但遇認識不夠，或認識太遲，世界就發生了剛果那樣的悲劇。

三八. 選擇在於葡萄牙，據小組委員會說葡萄牙業已表示認識有調整的必要。葡萄牙將來是否有足夠的認識，或行動够快呢？葡萄牙是否會利用聯合國及其機構合作的廣大機會，走上必要的調整道路，以便於不久的將來與安哥拉人民本和平與榮譽而平等合作呢？還是爲仇恨所蒙蔽執迷不悟一意孤行，如紐約時報一月十七日版所謂在一個“幻想的世界”中過日子，直至被民族主義及現代改革的狂潮吞沒而後已？如小組委員會所報告，爲了葡萄牙，幸好還有如安哥拉人民聯合會等許多民族主義黨派向小組委員會表示並不反對葡萄牙或葡萄牙人，只是反對暴政而已。他們聲明如果有一個民主的葡萄牙政府承認安哥拉的自決權，那末他們就準備與之合作。

三九. 另一政黨剛果諒解組織聲稱贊成憑談判及和平方法實現安哥拉獨立。第三個民族主義政黨——解放卡賓達圍地運動(解卡運動)——說明其目標爲請聯合國監督舉行全國公民投票來成立一個獨立民主國。

四〇. 還有另一民族主義的黨派，保衛安哥拉利益運動(保安運動)贊成和葡萄牙談判及規定逐步實現獨立的時間表。該黨自稱業已向葡萄牙政府請求舉行談判及實行改革以便逐步實現獨立。

四一. 最後在另一方面則有較激烈的黨派——如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安民解運動)——聲明他們的目

標是依循政治解放及經濟獨立的世界潮流要求立即讓安哥拉獨立及成立一個民主政府。

四二. 小組委員會報告：

“不僅反對暴力的黨派而且像安哥拉民聯及安民解運動等自稱承當‘直接行動’責任的各派亦表示希望並願意尋求和平解決，祇要葡萄牙政府的態度許可那樣辦。”〔A/4978，第四〇九段。〕

但小組委員會提出如下警告：

“由於邊界模糊，北境附近難民及其同族族人感情之強烈，葡萄牙人在以往數月的行動所引起的激昂情緒，凡此種種都使人結論軍事行動的面積雖可減少，軍事據點也可收回，但衝突決非單憑軍事措施所能結束。”〔同上，第四四一段。〕

四三. 倘葡萄牙如我們所期望，有足够的理想和智慧向正確方向前進，那末它的行動就符合本身的利益，且爲和平演變奠定了基礎，這個方向在以往二十年業經世界大事所指出，並經其他以前的母國試行認爲滿意。

四四. 除此而外就只有讓安哥拉繼續流血，爲葡萄牙造成更多無謂的麻煩與難題，乃至加劇世界的緊張局勢，使葡萄牙與其友邦之間的關係發生顯著的退步。我們希望不致有此情形。

四五. 因此，像小組委員會促請我們注意並見諸葡萄牙官員最近言論的所謂“永久維持葡萄牙主權”的幻夢，理應迅速消滅，代以有勇氣及真正進步的措施。在這些措施之中，小組委員會極力促請葡萄牙承認安哥拉的地位及該領土居民的利益爲至上，接受自決的原則，及立即採取行動爲安哥拉作自治的準備。小組委員會覺得這些有勇氣及有益的行動與“葡萄牙的切身利益或歷史任務”並不矛盾。我們覺得唯有這些措施纔能保障葡萄牙在其前海外帝國的合法利益。唯有這些措施纔能使葡萄牙人民與將來的一個獨立、友好及合作的安哥拉保持關係。

四六. 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如大會決議案一六五四(十六)所設的特設十七國委員會乃至全體會員國，均將以希望的心情注意葡萄牙如何通過承認民族主義的正當願望，通過談判與諒解，來逐步實行這些迫切需要而且到了現在已勢所必行的和平改變。許多前殖民國家都會告訴葡萄牙，壓迫與壓制只會引起更大的暴動並使安哥拉人更堅要求早日實現獨立。

四七．現在全世界人民均以期待的心情注意安哥拉及葡萄牙。葡萄牙富於歷史、傳統、征服、發明與光輝的背景；它在五百年前就開始的工作理應以良好的最後一頁來結束，也就是以智慧、勇毅、遠見及公道寫成的一頁，自己感覺富有成就的最後一頁。繼承如此輝煌歷史傳統的後人如果以短淺的眼光與頑固的態度以失敗及自毀的心情來結束這一部歷史，那就真成了葡萄牙可悲的一天了。因為後人讀歷史會記得葡萄牙早期的偉蹟也會記得最後的幾頁。

四八．Mr. TCHOBANOV (保加利亞)：本代表團於一月十五日與波蘭代表團共同提出一項決議草案[A/L.383]。我們認為，該決議草案所根據的首先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其次是我們對安哥拉所發生的情勢及其可能影響世界和平的後果所作的公正客觀估評。最後，我們認為該決議草案是符合聯合國原則，聯合國以往通過的決定，安哥拉人民的利益乃至非洲與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安哥拉問題唯一解決辦法。

四九．關於具體事實，我不擬多說，因為這些事實已經充分確定並證實，且在此出席的代表團都很熟悉了。

五〇．一九六一年四月在大會第十五屆會及該年三月及六月在安全理事會，聯合國已充分獲知關於安哥拉人民所受殖民地野蠻壓迫的苦況及葡萄牙當局對一九六一年初在該地開始發生的叛變所實行的殘忍迫害政策。大會的各位代表記得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的決議案⁴內曾對安哥拉境內的大規模殺害，及嚴厲的迫害行為深表痛心，且曾明確要求“葡萄牙當局立即停止壓制措施”。

五一．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大會第十五屆會以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設置的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A/4978]，已在我們的手上，該報告書肯定證實去年在大會提出的證據所涉的基本事實。而這幾天發言的各位又提供了一些新的和可慮的事實。

五二．因此我們覺得該決議草案前文第二及第三段只是重提久已知道的事實，而且說到“葡萄牙殖民地當局從事大規模絕滅安哥拉本土居民及對安哥拉人民採取其他嚴厲的迫害措施”，並不誇張。

五三．其次，我們亦確有理由堅決譴斥這些行為，並注意到全非洲及全世界對這種引起人類良心譴

責的行動所表示的憤慨。前文第四段說葡萄牙的態度“公然破壞聯合國憲章，與會員國在憲章下所負的義務不符”。我想在此出席的任何人都不會懷疑這種說法是公正的。

五四．葡萄牙代表近在一月十五日星期一〔第一〇八八次會議〕仍舊以不常見的不尊重態度再聲明他的政府對大會就安哥拉問題所通過的任何決定，倘認為不合它的意思，將一概拒絕接受。

五五．說過了這一點之後，我要促請各代表團注意我們決議草案前文的第五段：

“...不斷供給葡萄牙武器及其他軍用器材用以在安哥拉從事殖民地戰爭，乃屬不可容忍，並不符憲章原則。”

五六．我們對這一點特別重視，因為如本組織及其會員國不能鼓起必需的勇氣去譴責及禁止積極串同里斯本殖民主義者犯罪的行為，那末消極地譴責葡萄牙殖民主義者並對安哥拉的受壓迫人民表示同情又有什麼好處呢？這個會議廳內有許多聲望卓著的法律家，他們之中任何人都可以毫不遲疑地告訴大家如有人犯謀殺罪，那個故意供給殺人兇器的人亦同樣有罪。葡萄牙在技術及科學方面不甚發達，本身不製造用於在安哥拉從事殖民地戰爭的現代武器與軍事器材。請問是否要我們相信那些轟炸機、戰艦、運輸艦及燃燒彈是葡萄牙自己製造的？這個問題在以往的會議，特別是去年十一月在第四委員會曾經提出過，而且有些代表團認為主要的大西洋盟國以美國及英國為首正在供給葡萄牙政府用於殺滅安哥拉人民的武器。請問有關國家的代表團對這一點有什麼話可說。

五七．我記得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第四委員會的第一二〇一次會議中，美國代表Mr. Bingham曾企圖替他的政府洗脫，他說美國供給北約組織的武器及戰爭器材未在安哥拉的殖民地戰爭使用。請問美國代表在第四委員會對這一點說些什麼？恰如所料，他把他所稱為“無根據的指控”推諉到蘇聯集團身上。然後他聲稱美國政府曾“勸告”葡萄牙政府不要在安哥拉使用這些器械器材。美國對於這種勸告的效果似乎沒有多少幻想。因為他甚至未告訴委員會他是否認為葡萄牙政府遵守他的勸告。我覺得Mr. Bingham可能記起阿爾及利亞當年的情形——七年多來北約組織軍火庫裏的美國武器每天被用來屠殺阿爾及利亞人民——因此他一樣對於那種多少帶有消極意味的勸告能够產生什麼驚人的效果，不會較我們更為樂觀。他又不說

⁴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A/4835。

沙拉查先生是否向他提出過任何保證說葡萄牙會接受勸告及建議。

五八. 至於聯合王國，我記起首相麥米倫先生在下議院答覆問題時說他的政府業已採取如下決定：指定撥交葡萄牙的軍事器材以後只運往該國的母國領土，不再運往其海外屬地。

五九. 但聯合王國首相未告訴國會議員他的政府如何防止葡萄牙政府將所接到的武器從母國領土運往非洲。不像美國代表在第四委員會所為，麥米倫先生甚至不向英國議員說英國是否曾以某種方式告訴葡萄牙不要用所接獲的器材去屠殺其殖民地的屬民，因此議員們連這樣薄弱的保證都得不到。

六〇. 因此，這種情形好像是本來知道某人是已殺過許多人，而且還在準備多殺人的兇犯，我仍把一把兇器交給他，後來被人指控為同謀時就這樣詭辯：“是的，我確曾給他兇器，但亦明白告訴他不要用兇器殺人，只可用來照相以示威武”。我如此說，就像大會的第四委員會的美國代表 Mr. Bingham 一樣了。

六一. 或者，當我被控犯同謀罪時，我稍為改變方式這樣作答：“是的，我確曾把兇器交給某人，明知他是證實的兇犯，且曾明白表示有意再謀殺別人；但請注意我堅決拒絕把兇器送到他要實行謀殺的地點，只是留在他的屋子裏，讓他自己想法把兇器運往殺人的地方”。我這樣說就與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首相一樣了。

六二. 我作這種幼稚的假定，要向主席道歉。我之所以如此，是想設法指出這兩大國的代表為了掩飾參預安哥拉暴行的罪行所用的手腕如何愚蠢及幼稚。率直地說，我們不得不指出美國及聯合王國政府對於幾乎一年來不斷對安哥拉人民所犯的罪行，是真正的同謀。這兩國與葡萄牙政府一樣負有充分完全的責任。

六三. 葡萄牙若無國外供給的現代戰爭器材及物資就不能繼續再在安哥拉進行絕滅居民的戰爭。因此這些軍火供應及物資援助應立予制止，以便安哥拉人民的苦難可從速結束。因為這個原因，決議草案的提案國對其前文第五段特別重視。

六四. 我現在必須就前文第六段，亦即最後一段說幾句話。在這一段內，我們強調安哥拉悲劇所引起的國際反響。對世界和平及安全的威脅，及有按照憲章規定對葡萄牙實施制裁的必要。安全理事會於一

九六一年六月九日通過的決議案⁵業已聲明(前文第四段)：

“...安哥拉情勢的繼續是造成國際磨擦現實與潛在之原因，且可能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通過的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亦認為(前文第三段)：

“...若不及時迅速採取有效之行動以補救安哥拉境內非洲民族權利所受之限制，實足危害國際和平及安全”。

因此我們的前文第六段在實質上參照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所提的新事實，重複聯合國早已承認的一切。我們覺得該段應獲得全體代表團的支持。

六五. 我們決議草案的正文是根據前文結論而得的引伸。我們覺得各代表團不致於反對鄭重重申安哥拉人民自決及獨立的權利——如第一段——或譴斥葡萄牙所進行的殖民地戰爭——如第二段——或由大會重申安全理事會六月間對葡萄牙的命令——如第三段。

六六. 我現在談談決議草案的第四段及第五段。這幾段為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大會決議案一六五四(十六)所設置的那個特設十七國委員會規定重要的任務。關於實施大會於第十五屆會對消滅殖民主義最後痕跡的那一項具有歷史性的宣言[見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我們覺得該委員會負有極重大的任務，而安哥拉問題正是該宣言所指的問題之一。既然如此，委員會的任務範圍，特別是參照決議案一六五四(十六)前文第五及第六段及其正文第四段至第七段按理推論，似乎是根據問題的本質而來的。

六七. 本人將不特別談論第六段，因為與這個問題有關的要點，我以前在說明前文第五段時已經摘要提及了。事實上，除非禁止會員國以武器及戰爭器材供給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助紂為虐，大會對安哥拉問題可能作的任何決定都會成為具文。

六八. 我們深知每逢有人提到美國政府的態度——往往是過袒殖民主義者的態度——美國代表團總難免表示過分及不必要的敏感。我們特別記起美國代表曾以不必要的激烈措辭來答覆他人對美國政府的批評：我所說的是這位代表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

⁵ 同上。

十五日致大會主席的信[A/4985]其中所說的話是以史蒂芬孫先生所稱爲“蘇聯殖民主義”爲對象的。

六九. 我覺得只要華盛頓方面繼續以武器及戰爭器材供給殖民主義者用來殺害發動殖民解放運動的殖民地人民, 史蒂芬孫先生在這封信開始所說關於美國對殖民主義的態度都沒有絲毫價值, 而他所以如此說, 大概是想仿效我剛纔提及的 Mr. Bingham 在第四委員會所說那些不能令人相信的言論, 企圖爲本身洗罪吧了。

七〇. 對這項文件中關於所謂“蘇聯殖民主義”的第二部分, 我不擬談論, 但將來如果有機會時將再來評論, 特別有關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地方。但是讓我指出他那些話對歷史事實的陳述和解釋, 其不合現實, 簡直等於超現實或達達派畫家描寫自然的逼真程度。

七一. 史蒂芬孫先生處理如此嚴重的一項問題, 因爲感情激怒竟借用於冷戰最惡劣時期中某些報紙、廣播及電視的言論爲武器, 這真是太可惜了。愚見認爲美國代表團及政府可以憑極簡單的方法洗脫與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同謀犯罪的嫌疑; 這就是與其他代表團站在一起投票贊成波蘭、保加利亞決議草案前文的全部及其第六段, 然後嚴格遵守通過的決議案。

七二. 最後, 本人要就我們決議草案的第七段, 即最後一段說幾句話。我已說過我認爲聯合國把安哥拉的殖民地戰爭構成衝突和國際緊張情勢的原因及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 這一點視爲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是很正當的。

七三. 我將不列舉聯合國的一切有關決定及文件。我們現在處理的問題無疑受憲章第二十四條、三十九條、四十條及隨後各條規定的約束。安全理事會的管轄權乃至有利用該機構的需要, 已甚顯明。唯有等到一切方法用盡以後, 纔能對極端的情勢使用制裁, 這是大家明白的。友好的解決, 無疑優於運用制裁。可是請問這裏有人相信沙拉查先生的法西斯政府能够做得出合理的或有一絲一毫合於現實的舉動嗎? 請問印度政府難道不是已竭盡了一切和解辦法的可能? 爲求解決哥阿的問題, 印度豈不是已表明了無限的忍耐? 結果又怎樣呢? 請問這裏有那一代表團認爲哥阿事件對里斯本發生了什麼影響? 我們是否要等待再有上萬的安哥拉人被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屠殺及少數受過教育的“優秀份子”被絕滅至最後一人? 我們是否一定要等待非洲大陸爲安哥拉演成國際衝突, 然後任其蔓延到世界的其他部分? 請問是否要我們如此等待?

七四. 我覺得現在沒有絲毫理由對借手於安全理事會及制裁辦法有所躊躇或猶豫。葡萄牙政府業已充分證明完全缺乏現實主義, 完全沒有理智的能力。唯有用憲章規定的方法纔能強迫葡萄牙遵守國際法。本代表團請大會, 爲了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利益支持波蘭代表團及我們所提出的決議草案。

副主席 Mr. Ortiz Martín (哥斯大黎加) 代行主席職務。

七五. Mr. PLIMSOLL (澳大利亞): 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向我們提出的報告書[A/4978]對大會審議這個問題大有幫助。小組委員會的組織自始即使我們信任這個組織將以負責幹練的態度從事工作。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是來自拉丁美洲的一位代表。他曾在託管理事會任代表兩年, 亦曾經是某託管理事會視察團的團長。因此對這些問題他個人是有相當經驗的。報告員馬來亞聯邦的 Dato' Kamil 在澳大利亞素著聲譽。他曾經是駐澳大利亞的外交代表, 爲人富於行政經驗, 且從其本國由非自治領土進達獨立國的憲法發展過程中亦獲得經驗。小組委員會有來自非洲的兩位代表。這兩位不僅在聯合國有工作成績, 且在非洲的發展過程中亦有功績, 其中一位來自前英國屬地另一來自前法國屬地。小組委員會的第五位委員是芬蘭的常任代表。他的個人品質和他所代表的國家都是我們全體所尊敬的。這個小組委員會之所以在聯合國的委員會中顯得特別優秀是因爲其成員個人能力的關係, 而且我覺得它的報告書也大大地推進了我們的工作。

七六. 該報告書有一些細節可能而且幾乎可以確定是會被證明並不正確的。關於當前情勢的所有報告書幾乎都是如此。以後得到的統計數字及事實會證明當初不正確的地方。在安哥拉危險較平常爲多, 因爲安哥拉是很大的領土, 而統計數字很受限制, 且往往基礎不穩。此外小組委員會沒有進入安哥拉, 因此編寫該報告書不無困難。葡萄牙在這次辯論開始那一天[第一〇八八次會議]發言時曾批評該報告書所載的一些細節, 並聲明他會分送一項文件提出更多的批評。但我確信即使該報告的某些細節被證明不確, 它所造成的一般印象是正確的, 換句話說即在編者所指的種種限制之下是正確的。編者們歷次指出所得資料的限制。但我相信它的一般印象足以代表安哥拉今天的事態, 且清楚促請我們注意爲了設法解決安哥拉問題應該考慮的一些因素。

七七．我還要提出這一點意見。關於細節可能有疑問的許多點，問題其實並不在所引起的數字是否準確。我覺得在這次辯論中詳細評論該報告書是否正確地反映學校的數目、醫院的數目、電力的量或安哥拉公路的長度非但無益且不必要。至於詳細研究在安哥拉或各地恐怖份子活動的性質或範圍，亦未見得確有需要。葡萄牙代表在辯論中一直說恐怖份子為數不多且活動的地區亦屬有限。不問這事是真是假，本人認為恐怖或反叛活動的大小與範圍不是斷定應適用於安哥拉問題的一般原則的基本因素。

七八．安哥拉任何發展所根據的基本原則當然是安哥拉的人民像其他非自治領土的人民一樣，應於適當的時期有權行使自決權。不論恐怖活動是否很大，又不論該國的政治及政府的地位已甚為穩固或仍極其危險，我認為此項原則都應適用。如我所說，我相信又不論該國之原則應對安哥拉適用，且其適用與該報告書所提及的一些統計數字及反叛與恐怖活動等政治因素無關。恐怖活動的程度本身當然不是決定因素。可能有一個地方很少甚至沒有恐怖活動，但是自決的原則尚待適用並且需要適用；又可能另一地方——我可以想到很多例證——有極深程度的恐怖與反叛活動，可是民族自決原則業已適用，結果產生了一個順應人民自由表達之意志的主權政府。因此，自決的原則是不受許多統計及政治因素影響的，雖然這些因素往往值得向我們提出，用以說明所討論國家的實況。

七九．從我所說的話，我認為澳大利亞政府的一般態度業已表明了。葡萄牙政府到現在為止一直拒絕把安哥拉領土當作非自治領土看待。葡萄牙認為是葡萄牙母國的一部分，因此其政府無需依憲章第十一章就該領土的情況提出報告。我覺得從事法律上的考慮是無益的。我們若從法律觀點從事討論，往往須先立下一些原則，而這一些原則所適用的許多情勢在許多方面與我們所討論的情勢不同，因此便難於求得協議。對目前一項問題我們都可以憑常識及對該領土及其人民的情況來研究，因此澳大利亞政府覺得，不論葡萄牙政府對其領土的憲法地位採取什麼法律立場，至少宜於把安哥拉看成屬於憲章第十一章的範圍的領土並接受其所有含義。這就首先含有依憲章經常向聯合國提出報告的義務。

八〇．澳大利亞政府又覺得不論葡萄牙政府認為什麼法律與憲法原則可適用於這個情勢，它應該承認安哥拉人民於適當的時期有權真正行使自決權利。

八一．本國政府曾將這些意見轉達葡萄牙政府。去年十月正當聯合國小組委員會積極進行工作之時，澳大利亞總理孟西斯先生曾致書葡萄牙總理沙拉查先生，說明澳大利亞認為葡萄牙政府處理該地的問題應以上述的考慮為根據，換句話說，就是應視安哥拉為憲章第十一章所說的非自治領土，應就安哥拉的情況向聯合國提出報告，並應承認安哥拉人民有自由真正行使自決的權利。

八二．這些都是澳大利亞於本屆大會所採取的政策。我們於本屆大會第一期會議時曾投票贊成關於葡萄牙遞送情報的決議案〔一六九九(十六)〕。在這次辯論中，我們對安哥拉的特殊問題也維護我剛纔所說的原則。

八三．我們全都知道葡萄牙在這個時候覺得本身處於孤立的地位：它覺得友邦都未給予它自以為應得的支持。關於這一點，我願指出兩點意見。第一，為使葡萄牙的友邦能予充分支持起見，葡萄牙本身必須採取能夠讓人支持的政策，換句話說就是本大會絕大多數會員國不論是管理國與否，所採取的政策，即憲章對自決問題的原則應該適用，若以以往發生的情形為例，我們見到聯合王國曾准許並且尚在准許英國殖民地行使自決權；法國政府、荷蘭、比利時、紐西蘭及澳大利亞均曾如此行動。既然如此，我們是否可以說葡萄牙政府能不能期望我們說，雖然所有其他國家，其中有一些國家的殖民地較葡萄牙所有的大得多，都已這樣做了，唯獨葡萄牙政府卻無須如此，而仍依靠友邦支持其態度嗎？

八四．我要請葡萄牙政府考慮一下，即聽了此次辯論的發言及許多國家的意見之後，它理應考慮是否可能改變其政策，以便能夠獲得其他管理國乃至大會其他會員國的支持。

八五．關於葡萄牙顯然認為應從其友邦獲得更多支持這一點，我尚有一項意見：這就是葡萄牙根據各國就安哥拉問題採取的態度來判斷誰為友敵，是不正確的。事實上，許多國家雖然現在不能完全跟葡萄牙政府走，但仍舊對葡萄牙友善，並誠意希望葡萄牙能夠進步繁榮，乃至繼續維持其地位與威望。請以西歐的國家及拉丁美洲的國家為例——我特別要提及巴西。我確信我們全體都深受巴西代表在這次辯論頭一天所發表那篇動人的演說所影響。那一篇演說充斥着對葡萄牙及對葡萄牙文化的愛護，亟望維持葡萄牙在非洲乃至在全世界的力量。

八六．除了這些國家可能被認為葡萄牙顯明的朋友而外，在亞洲和非洲尚有不少其他國家。我在這些走廊上和許多亞洲和非洲國家的代表談話時，深知他們都希望安哥拉問題的解決應該顧全葡萄牙的尊嚴並使為葡萄牙在安哥拉乃至在全非洲保持某種任務。葡萄牙若感覺如在這次辯論在這個問題上得不到毫無問題的支持，那些不允全力支持葡萄牙的國家就是敵視葡萄牙，並希望打倒葡萄牙，我覺得這樣想法非但不正確，且缺乏政治的遠見。

八七．事實上，看看實在情形及葡萄牙所採政策目前的方向，站在朋友的立場倒是理應坦白率直地指出葡萄牙的政策已造成僵局，唯有及時自動地與和平地打破僵局，葡萄牙纔能真正維持它在非洲及在全世界的切身利益。我確信葡萄牙的前途在於接受安哥拉人民行使自決的原則；如果接受此項原則，葡萄牙就能維持他和安哥拉及與非洲之間的歷史、文化、經濟及社會關係。

八八．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在這一方面頗有一些意見。例如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天下午較早的時候曾促請注意如下一段：

“小組委員會認為承認安哥拉的地位，該地居民的利益至上，接受安哥拉自決的原則及立即採行動幫助安哥拉自治的需要都不違反葡萄牙人民的切身利益或其歷史使命。反之，這些行動充分符合種族平等的承認及葡萄牙所宣布的哲學。”[A/4978，第四六九段。]

八九．澳大利亞政府同意小組委員會的意見。小組委員會其後又說：

“...確信葡萄牙政府與聯合國合作為實現立即停止衝突及逐步和平實現聯合國決議案所聲明的目標的最佳方法。小組委員會感覺葡萄牙政府如能迅速採取措施，尚可保全以往政策的積極因素與成就”[同上，第四七二段]。

該報告書尚有其他意見，例如：

“小組委員會注意到凡向它陳述意見的安哥拉團體的代表，包括葡萄牙政府指控負最近騷亂之責任的人都強調希望問題獲得和平解決及安哥拉內部各民族團體根據平等原則互相合作。”[同上，第四七五段。]

九〇．我可以從該報告書其他部分摘讀許多段。從這些意見可見葡萄牙有不少機會可以採取行動，由

此打開一條新路使葡萄牙得與其前屬地繼續維持關係。因此我們促請葡萄牙視安哥拉為非自治領土，依憲章第十一章提出報告，並承認自決原則應予適用。倘大會於本屆會議能明白昭示聯合國會員國普遍共同認為應該如此，這就算是富有建設性的一步了。我覺得如果有這樣的共同表示而不只是來自大會某一集團的意見，也不是不能代表葡萄牙一向認為對它更友善的國家的意見，而是普遍共同的意見，那末我們就是向前走了一步了。

九一．葡萄牙或許在本屆會不能表示同意。我想如果人人能够從現實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我們便知葡萄牙政府在本屆大會辯論結束提付表決之前難於表示它接受這個意見，即使這是代表我們之間絕大多數的意見。但我們可以希望等到辯論結束及大會閉幕以後，葡萄牙政府會仔細衡量所有說過的話，並適當地注意投票贊成將來提出的任何決議案是那一些國家，因為對這樣的問題通過決議案，投票國家成份普遍比較單憑多數更為重要。如果葡萄牙能承認不論葡萄牙對安哥拉及其他海外領土採用什麼憲法上的安排，民族自決權必須適用，那麼葡萄牙與聯合國之間的未來合作，安哥拉的和平發展，乃至與安哥拉四圍地區和平關係的逐漸建立，就有了根據。

九二．葡萄牙曾有成就，當然是無可否認的，而澳大利亞更不會否認。葡萄牙在安哥拉有數世紀的歷史。葡萄牙曾有不少成就，這是無人否認的。我們也不欲摒除葡萄牙不讓它對安哥拉的將來負有它一份任務。在最近的將來，即使自決原則被接受了，待辦的事情還是很多。最重要的便是由葡萄牙造成獨立的條件，因為小組委員會說得很清楚，這不單是發展的問題。即使接受了自決的原則，以後要做的事情還是很多，如確保真正自決權的行使，及造成一個名符其實的獨立國家的條件。這是複雜的工作，需要時間。

九三．我覺得有理由盼望葡萄牙衡量我們所說的一切。我們必須希望在考慮以後，葡萄牙會接近大會的想法。它在某一程度上曾與小組委員會合作。它曾邀請小組委員會主席訪問里斯本。它曾提供了一些資料。可是它的合作不如我們許多人所祈望的那麼多。例如，它不許小組委員會在安哥拉開會，這是很可惜的事。但它的態度已不如原來那麼強硬。我們必須希望它現在有準備重新考慮情勢。

九四．我們不欲割斷葡萄牙與本組織其他會員國的關係，亦不欲見葡萄牙採取行動自絕於本組織。相

反的，我們要葡萄牙順應人類的大潮流來應付二十世紀的問題。因此我們非但不欲排斥葡萄牙，反欲與之進一步密切合作，正如其他管理國一樣彼此密切合作，共謀提高全世界的生活水平，並促進至今尚未獨立的世界所有各地區的自治。

九五．因此，我對葡萄牙說話並無仇視之意。反之，我希望如果我們能有切實可行的方法，如能有一項切實的決議案使葡萄牙和我們在一起走而不把它排斥或拒絕認識其問題及其成就——如果像我所說能設法使葡萄牙和我們一起走，那末大會本屆會議就是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採取了積極有效的一個步驟了。

Mr. Slim(突尼西亞)回任主席。

九六．Mr. MALALASEKERA(錫蘭)：我們感覺在開始討論安哥拉問題之前不能不注意到本屆大會兩期會議之間所發生的奇異插曲；好像是投錯了地址的聖誕禮物一樣，聯合國受到十六年來最猛烈的攻擊。對這個世界組織的攻擊不是和當前的問題無關的，因為發生於大會復會專事討論殖民主義問題之時，這種攻擊的主要來源是殖民主義者那一方面。事實上，關於聯合國最尖刻的話來自葡萄牙部長會議主席所發表的聲明，而這個國家的殖民地安哥拉現在成了世界組織的一項重大問題。

九七．但是發動攻擊不在里斯本而在倫敦。當時聯合王國的外交大臣也在一次重要的公共發言中對聯合國表露煩惱之意。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根據殖民主義者的理由，且可能與安哥拉乃至與英國的殖民地有關。我們坐在這個會議廳，最難忘的是不斷獲得的許多印象。在我看來，最令人詫異的印象之一就是我們國協中某些英裔成員國為比利時及葡萄牙殖民地提出的辯護較之替仍在英國管轄下各殖民地所提出的辯護更為頑強。我不由得不問今天和以往究竟有多少大英帝國。我們是否可能過分低估了英國的殖民地利益？

九八．各位代表也許記得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一〇八六次會議〕我曾在此發出警告，謂反聯合國運動的風雲業已揭起，不久就會雷電交鳴。當時我的話不甚受人注意。因此後來美國代表團團長史蒂芬孫先生於若干次公開發言時駁斥那些攻擊言論，本人深感快慰。我確信凡愛護聯合國的人對他的行動都深為感激。

九九．但如拜論大詩人所說的“迫害狂”正在猖狂地與有計劃地從各方面攻擊本組織，大會的決定乃至所謂“新國家”，又誣指他們濫用多數票。自由世界的

大國竟感覺到多數決定的羈絆具有如許壓力，真令人不勝詫異。這些批評多數是對所謂小國家而發的，他們被控採取不負責任的決定。然則我們對這些數目之多似乎為大國所厭惡的小國家，能說些什麼話呢？也許我們可以重複偉大的美國人林肯說到一般平民所用的話，他曾說過：“上帝一定愛護這些平民否則斷不會創造這麼許多”。至於這些小國家，他們的數目祇會越來越大。

一〇〇．有人對本組織目前有如此多的小國家表示異議。殖民地國家目前這樣瘋狂地從事把殖民地區域分成小面積，一省大小的地產，讓這些國家在政治上力量薄弱，在經濟上不能生存，好讓大國去控制，即使增加聯合國會員的數目到了使他們感覺不便的地步亦無不可，現在它們卻提出這種理由作為論據，實在令人奇怪。好像現在它們甚至吝惜這個為取得政治支配權所付的小小代價。

一〇一．它們當然不能兩者兼得。他們不能把地區瓜分為微型的獨立國，然後抱怨聯合國的會員國數目增加了。但是在這些歪曲的理由之上還有更大與更深的恐懼，生怕聯合國消滅殘餘殖民地的行動太急切了。自由世界有些國家此刻在竭盡現代宣傳的一切技倆，企圖延緩聯合國從壓迫、從剝削、從殖民地戰爭、甚至從殘害民族的情況下解放殖民地人民的運動。在復會的前夕，此項運動之目的顯然是威脅大會，以退出會場及退出會籍相脅，並威脅本組織的生命。

一〇二．但我覺得大會絕不會讓本身受人威脅。我不相信它會讓本身受威脅以致被阻不能執行憲章規定的責任。遇批評聯合國的人說它的歷史充滿了失敗的時候，我們可以表示同意，並說有些國家不斷想用打擊及威脅的手段使這個世界大會不能履行其責任的企圖全部都失敗了。

一〇三．和以往的其他運動一樣，這一次也慘敗了。在英國，祇有一家報紙贊成批評的人。來自里斯本的反宣傳業已失敗了；在這個國家雖然取得少數報紙的支持，但挑不起任何反應，唯有令大多數的美國人唾棄而已。

一〇四．在這方面，本代表團要對甘迺迪總統表示敬意，因為他敢在風暴中站穩立場，有勇氣去駁斥這種批評，即使冒犯美國的一些最密切的盟友，亦所不惜。他對這一段經過所說的極有見識的話是值得在此重提的。他說：

“我們的工具及我們的希望在於聯合國，因此那些因為不喜歡這個不十全的世界而欲放棄這個不十全的世界組織的人，其所表現不耐的態度是沒有多大價值的。”

甘迺迪總統提及這個充滿衝突的世界時，曾說過：

“又如這個組織的力量被削弱了，這些衝突只會增加。”⁶

一〇五．我可以說這些是很有見識的話，又因係總統國會咨文的一部分，所以在美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心目中具有重要政策聲明的特別重大意義。若本大會爲了處理當前問題——“安哥拉之情勢”——需要一項指導原則那末這些話就可以作爲我們的指導。如大會讓本身受威脅，聯合國的力量就會被削弱；如果是這樣，非洲的困難不僅會加深，全世界將來亦不會安寧。

一〇六．葡萄牙代表選擇相反的方向，竟然誹謗大會，甚至安全理事會，並違抗聯合國本身與聯合國兩個機構所採取的決定，本代表團對此引以爲憾。他的整篇演說的內容可以說是——葡萄牙代表本身已暴露了這一點——一種奇大無比的迫害狂病態的充分表演。他說“除了說到葡萄牙”以外，大會總是維護主權的〔第一〇八八次會議，第六十三段〕。他又說“除了是控告葡萄牙的問題”而外，憲章總是受尊重的〔同上，第六十四段〕。諸如此類的論調使他整篇演說充沛着迫害狂的病態。

一〇七．從醫學上來說，我們都知道迫害狂的心理病態對個人如何有害，而且根據歷史，近年的歷史，我們也知道遇整個國家墮入這種精神病態而這個國家具有佔領並統治他人的軍事力量時，對於和平又是如何的更爲危險。

一〇八．葡萄牙在安哥拉繼續採取暴力行動，不斷頑固地維護業經舉世斥爲有害和平與安全的主張。大會與第四委員會對此業已肯定地提出譴斥。本代表團毫不猶豫參加這種譴斥的呼聲。現在不是侈談理論或再進一步討論法律問題的時候，因爲這一切在此地及以往在安全理事會辯論時已經徹底說過了。我們對安哥拉問題小組委員會的努力當然尊敬，但無意請問各委員爲何不曾將這個不幸的地方的事態發展向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不時提出報告。我們知道葡萄牙與安哥

拉之間的戰爭狀態在繼續進行。我如此說只是引用葡萄牙海外部長 Dr. Adriano Moreira 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在安哥拉立法院報告時自己所說的話。此後葡萄牙政府雖曾有所說明並發表過一些聲明，但我們深知戰爭在不停進行。甚至在我們辯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仍在進行之中。小組委員會於其報告書第四三八段內肯定地證實我的見解。

一〇九．任何戰爭從來沒有什麼道義或法律可言，而對於安哥拉的情勢，本代表團的態度只能基於一項至上的原則：這就是我們必須遏止侵略者，並一致同情及幫助侵略的犧牲者。我不相信這裏會有任何一位代表對誰是侵略者和誰是犧牲者有任何疑問的。

一一〇．自從葡萄牙於一九五五年加入聯合國，五年以來，我們已聽盡所有法律上及憲法上的理由企圖解釋葡萄牙何故不能向聯合國報告關於安哥拉的發展及情況，葡萄牙何故不能考慮准許安哥拉獨立，葡萄牙何故必須違抗各會員國個別表示及在這個世界組織中支持安全理事會、大會及其若干輔屬機構的決定而造成的幾乎一致的國際輿論。我們聽這些理由已聽得不勝厭煩了，況且這些理由如果產生了什麼作用，那就是令我們越聽越不信服。

一一一．本代表團在以往曾多次和其他代表團一樣駁斥葡萄牙這一類的理論，且曾證明這些理論非但不正確，在道義上不能成立，而且亦違反時代的現實佳況。本代表團不願再被拖入法律及憲法方面的討論，因爲這些討論只是使我們離開討論的本題而已。但我們要肯定聲明，在成千成萬的人爲爭取當然應得的權利而被殺害的時候而侈談法律、法規及憲法，那是不道德的虛偽的。如葡萄牙憲法中有些條款禁止安哥拉獨立的願望並需要葡萄牙用武力施以壓制，那末我們主張廢除這些條款。如聯合國有任何法律或法規容許或容任葡萄牙的主張及其違抗的態度，那末我們就要求廢除這種法律或法規，因爲這些條例不符合聯合國的宗旨、理想及目標。

一一二．但我們知道聯合國並無這一類法律及法規，只有葡萄牙對憲章的解釋，且我們知道因爲這種解釋纔使葡萄牙處於孤立的地位，使他被擯於國際法及國際輿論之外。

一一三．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4978 and Corr.2〕的內容及安哥拉目前的情況是各位代表所知悉的。即使報告書未能詳細說明此項情勢的所有方面，亦未能適當加以估評，但一般所得的印象已够令人憂心與焦

⁶ 各該聲明見甘迺迪總統於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致國會的國情咨文。

灼了。我毫不懷疑如果小組委員會從葡萄牙政府獲得最低限度的合作，那一份報告從完整、正確性及公允的立場的角度來看一定可更臻於完善，因為從報告書現在所顯示的一切已可以看得出這幾種價值。葡萄牙政府拒絕承認小組委員會之後，其總理沙拉查先生邀請委員會主席玻利維亞的 Mr. Salamanca 前來訪問，當時似乎有合作的一線希望。但是可怪的是不久之後這位有學者氣息而本人又是歷史學家的葡萄牙國家首長竟威脅退出聯合國。

一一四．在辯論的目前階段徒事討論安哥拉情勢所涉的法律與憲法因素或安哥拉情勢本身的細節，是多餘的。這些我們早已討論過了，並且知之甚詳。現在我們不如集中力量研究本屆大會可以採取什麼步驟及行動以遏止安哥拉情勢發展所引起的危險，解除安哥拉人民所受戰爭與殖民主義壓迫的苦難，並恢復聯合國的威信因葡萄牙政府頑強的態度及拒絕面對現實所受的損失。

一一五．但是我在提出代表團為達成這些目標貢獻給大會的建議以前，可否請大家注意一點，我覺得在考慮安哥拉情勢的整個問題時應該先認識這一點。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中關於葡萄牙對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各項決議案的反應的一段數次提及葡萄牙政府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所頒佈的法律，其中包括關於葡萄牙海外政策的一些改革。主要的法令廢止一九五四年的組織法，由是廢除了安哥拉境內本土居民與其他人民之間在法律上的區分。

一一六．此項基本改革雖然可以說是該領土管理當局向前走的一步，可是通過此項法律的情況卻令人不能過於樂觀。這種歧視待遇業已存在好幾世紀之久，而且是法律許可的，現在來廢除可能已略嫌太遲了。由於歧視及其後果在安哥拉所引起的怨恨憤慨情緒不是一筆可以勾消的，何況該領土實施改革正是當人民抗拒壓迫者而作戰的時候，而且戰爭不僅是為了解決歧視，而是為了更高的目標，即是以爭取獨立為目標。

一一七．即使假定當地人民可以認為這種改革在原則上是改良情況的良好基礎，但仍有兩項基本因素使這種改革減少價值。

一一八．首先，安哥拉人民似乎無意接受應變的辦法。他們決心要求獨立，因此少數的改革不會使他們與母國的關係更密切。當地人民一九六一年九月以後所表明的態度業已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一一九．其次，凡是改革都是一種法令，而法令的實施必須切實可行並發生效用。任何法律所根據的原則就是每逢行政當局頒佈法律時它必須憑常識和習慣確實知道此項法律一定可以正當實施並執行。換句話說就是頒佈任何法律、命令或法規必須同時有或者預先有某種情況使它能有效力和意義。

一二〇．我們認為葡萄牙政府於一九六一年九月頒佈的改革沒有符合這些條件，因此缺少改革應有的意義。此項改革雖說是要廢除本土居民與享有充分權利的葡萄牙公民之間的區別，但並未同時規定改變葡萄牙法律不讓本土居民充分享受公民資格的若干條件。強迫非洲人於一定年齡非工作不可的勞工法仍然有效；作為取得公民資格先決條件的教育試驗也保留着，因而，這種惡性循環仍然存在：若要取得公民資格則必先受相當教育；但法律規定在應該入學的年齡須從事工作，那末請問如何得到教育呢？

一二一．足見該報告書以謹慎保留態度所提及的改革似乎並不是預告在許多年內會有什麼有意義的改善。但即使未必盡然，安哥拉人民畢竟已毫不遲疑表明自決與獨立的志願，並無理由加以拒絕。安哥拉人民不惜犧牲最可貴的生命業已證明了其要求獨立之堅決。

一二二．我對這一點已經說得相當詳盡，因此在提出我們的建議時，我們不必誤信事態業已好轉；國際顧慮也就可以減輕了。和報告書所說相同，我們也認為緊急情勢仍舊存在且在繼續加劇，同時安哥拉人對葡萄牙頑固態度的憎恨已達到沸點。

一二三．大會事實上已非常耐心。我毫不懷疑所有會員國都會同意不問葡萄牙政府的活動如何以及如何一意孤行，如果現在它能告訴我們它願停止那些美其名為“保衛措施”對居民的作戰與迫害的行動，願意和安哥拉領袖們坐下來談判自決與獨立條件，換句話說，如果它能聽從澳大利亞代表剛纔那篇懇切的勸告，那末大會尚能表示更多的耐心和寬大態度。

一二四．葡萄牙代表於大會發言之後，沒有完全抵制這次辯論。本代表團見此稍覺寬慰。他肯費時間徹底說明他的立場，又雖然不在場聽大會的意見，他卻保留權利回來答覆我們所說的話。我必須說在這個階段，在世人眼中顯得離奇的不是大會。然而葡萄牙雖然表面上如此膽壯其代表雖提出種種威脅，但這種頑強態度無異承認深感本身地位之不安全。

一二五. 我們注意到了這些姿態，不問它們如何細微而且如何的不徹底，因為我們要清除葡萄牙人自以為受迫害的印象，但更要緊的是我們要遵循本國政府的一貫政策，就是注意探求並利用甚至最微小的機會以求和平解決一項爭端，尤其是牽涉到和戰問題的爭端。我們懇切希望葡萄牙政府把它的微弱表示擴大為重要合作的積極行動。我們要一再向葡萄牙政府呼籲，請其注意現實的情勢及其中潛伏的危機。但如葡萄牙政府堅持蔑視聯合國，如它繼續違抗大會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憑絕大多數通過的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並違抗安全理事會的最高權力及其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決議案，⁷ 那末本代表團就必須考慮到本組織對依據憲章規定交託於本組織的安哥拉人民首先應負的責任。現在是安哥拉的人民，他們的厄運和苦難乃至英烈的犧牲在考驗着聯合國要它在這個舉世人民解放的歷史階段挺身而出，否則便放棄其道義責任。

一二六. 就本代表團而言，上述兩項決議案已不夠應付情勢了。這些決議案失之姑息。這些決議案的缺點在於不夠強調自決與最後獨立。事實上，參照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來看，這些決議案已過時了。請問此項報告書告訴我們什麼？它告訴我們安哥拉之發生騷亂除其他起因外還有這些因素：

“...非洲民族主義的影響，要求消除積怨及自決權利的各黨派的興起...”〔A/4978，第四三六段。〕

在另一段，報告書又說：

“衝突之迅速蔓延證明反叛的主因是人民普遍與切實的不滿情緒及民族主義精神的勃發。”〔同上，第四四一段。〕

但如下一段更有意義：

“若望在安哥拉民衆之間激動的民族主義情緒及要求改變的願望可以平息並可重新恢復舊狀，未免希望過奢。”〔同上，第四四二段。〕

一二七. 小組委員會在上述的幾段聲明內把安哥拉問題的大致背景告訴我們——這就是逐步達成獨立的民族自決為至高無上的原則。

一二八. 小組委員會對於將來應做的種種事情曾表示意見，其中對上面這一點特別注重。它促請實行

⁷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

重大的改革，且說“應...擬具方案為該領土準備自治及行使自決權。”〔同上，第四七八段。〕

該報告書以如下的明達、具有遠見與建設性的話作為結語：

“在這個嚴重的情勢中已失掉了不少時間，同時安哥拉境內傷亡日增，民怨不斷加劇。現在所需要的是立即認識世界上新力量的準備，接受改變的勇氣，採用並實施可行方法以求持久和平解決的識見。”〔同上，第四八〇段。〕

一二九. 該報告書又指出憑葡萄牙與聯合國合作使整個問題獲得解決可以得到多少益處。我們誠意相信這種合作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葡萄牙本身的最高利益。若葡萄牙接受聯合國的決定，我們將衷心贊同這個途徑。如果不能，那末大會似乎沒有選擇的餘地只有採取若干積極措施。像以往譴斥葡萄牙未就其殖民地領土提供情報一樣，大會必須譴斥葡萄牙違抗的態度。大會必須依照一九六〇年關於殖民主義那一項歷史性決議案所規定的一般原則，有力的主張民族自決的原則，以實現獨立為最終目的。大會必須促請安全理事會於最後必要之時採取制裁措施確保理事會及大會的決定會被遵行。

一三〇. 本代表團知道有些國家——例如美國——反對制裁辦法。他們的猶豫是可以了解的。我們提到這一點，是因美國為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之一。我們了解美國所以採取這種立場是因為一般的說它不欲援用制裁辦法，且依據憲章這的確到了最不得已時纔能援用，而且理應如此，我們對此是同意的。但是讓我首先指出，憲章對於違抗本組織的會員國有極嚴厲的制裁規定。我們如果取消這些規定，那末憲章就不是一件利器，而本組織就成為軟弱無力了。美國指共產主義中國違抗聯合國，以此為藉口要求大會拒絕其出席，請問難道不是在早已實施的制裁以外要求更多的制裁嗎？此外，請問美國在這個時候不是在不斷企圖說服美洲國際組織對古巴實施制裁原則嗎？

一三一. 如我所說，除非至最後關頭，我們不可考慮制裁。但同時我們感覺在原則上反對以制裁作為一種行動程序是危險的，因為這個國際組織本身沒有軍事力量，而在這個把其權威逐漸擴張及全世界的演進階段中它只有這些實權來支持其權威。

一三二. 如西方國家不欲大會使用此項實權，那麼就要負責給予另一選擇。葡萄牙是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成員國。它的力量及資源，包括其用來殘酷屠殺

安哥拉人民的武器大都是從這個龐大同盟的會籍所得的利益而來的。如葡萄牙的盟邦即使在必要之時亦不允引用制裁，那末他們唯有明白接受義務，用其影響與力量勸請葡萄牙政府停止繼續採取頑抗的立場，並與這個世界組織合作，一如西方國家本身與聯合國合作的情形。

一三三．這就是本代表團對安哥拉情勢的一些意見。我已盡力以公正的態度提出這些意見。這些意見不是為敵對葡萄牙，而是對葡萄牙提出的。不幸葡萄牙代表雖應參加討論，而現在卻不在場。但我希望葡萄牙代表只是為了好奇，也會讀我的聲明。同時我希望並相信改革之風終會打動葡萄牙政府的良知。本國政府與葡萄牙還在一五〇五年就發生關係。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初來本國時，帶來基督教的崇高教義及這個偉大宗教的深厚文化。我們對此深為感激。即使到了今天，錫蘭最時行的跳舞還是葡萄牙人介紹來的。本國今天尚有千萬人用葡萄牙的姓名足見我們兩國的密切關係。因此我們極誠意願與葡萄牙及其人民維持友善關係，但我們不能亦不可忘記我們對人類的責任及我們所宣揚服膺的理想。

一三四．小組委員會在玻利維亞代表 Mr. Salamanca 卓越領導之下編成一部暴露安哥拉內部情況

的報告，且向我們提出的方式清晰可讀，我若不借此機會對其表示謝意，未免有虧職責。至於大會是否決定請小組委員會繼續工作，或由另一聯合國的有關機關如葡管領土特設委員會接替，這個問題在大會恐怕需要相當討論。不論這個決定的結果如何，凡是大會就安哥拉情勢將來通過的任何決議案，均應包括小組委員會感謝的表示。

一三五．最後，本代表團須重提其信念，即大會對當前的要求，對其批評者及對歷史的要求必須答覆，責無旁貸。聯合國曾被人批評為軟弱無能。我們應該以加強力量來答覆。讓大會拿出勇氣並以建設性及有效的決定來答覆恫嚇，不怕得罪他人。有人要我們從緩進行解放殖民地。我們毫不猶豫的答覆應該是恪守我們所通過的各項具有歷史性的決議案，加速步伐，而不是緩慢下來，否則就會像拖着歷史的尾巴被陷入過去的殘渣而不能沿着新潮關頭必須成為英勇的安哥拉人民。而且應繼續這個普遍代表全世界國家所寄託，特別在這個嚴重的關頭必須成為英勇的安哥拉人民的希望，因為他們仰望這個普遍代表全世界國家的良知的組織來支持他們爭取人權的百折不撓的奮鬥。讓我們不要背棄正在水深火熱中的安哥拉人民。

午後五時五十五分散會

第一〇九二次會議

A/PV 1092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五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二十七

安哥拉之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一．Mr. VAKIL (伊朗)：目前大會所討論的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A/4978]是徹底的、客觀的、積極的研究工作的成果。小組委員會主席與委員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去完成他們的艱難工作，伊朗代表團要向他們表示祝賀。小組委員會根據獲自權威人士的情報——雖然小組委員會受到許多限制——所發表的意見與恰當的結論，以及它對安哥拉問題各方

面所作的詳細審查工作，已為我們的討論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基礎。然而小組委員會雖然竭盡其努力，卻並不能依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決議案¹的規定取得葡萄牙政府的合作，以致有如報告書第五十七段、第四三五段及第四四九段所述，不克充分完成它的工作，我們深感遺憾。

二．伊朗代表團可以毫不躊躇贊成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第四七〇段及以下各段所載的結論。我們真誠盼望葡萄牙政府注意小組委員會公正不偏的意見，並利用這個最後機會為安哥拉問題尋求和平解決的辦法。伊朗代表團對安哥拉及其他葡管領土問題的立場自始就甚明顯。我們的態度係以正義、尊重人的尊嚴及尊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